

甲辰龙年纪事

□ 王川

甲辰龙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几件大事，收获超出了我的预期。

第一件事，陪伴孩子考取了理想的大学。孩子考入唐山一中后的三年，过得确实不轻松。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是10点多才从学校回来。2022年冬天，他从学校踩着大雪回来，开始在家里上网课。家里的食物储存不多，也不知道何时解封，我内心自是非常焦虑。不能和他讲这些，做好饭，先让他吃。我每天尽量少吃，顺便减肥。直到冰箱空空如也的时候，我们才终于从社区团购到了蔬菜和肉。上网课间隙，我们也苦中作乐，在房间里锻炼身体，放摇滚乐。孩子非常自律，每天按时起床，即便在家里，也穿好校服，准时上课，上自习，复习新学的功课，严格按作息时间来要求自己，认真极了。在网上考试，许多孩子偷偷作弊，他可一点也不。

除了正常上网课，我们也关心天下大事。世界上某地发生武装冲突，我和孩子都很紧张地看直播，同时学习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了解冲突发生的背景，担忧难民的生活状况。

有一次，学校组织他们去远足，他从书山中奔出，兴高采烈得如同放飞的小鸟。路途实在太远了，有的孩子坚持不了，中间打车，或者骑上自行车，而他同大部分同学都坚持下来了，双脚都磨破了皮。身体并不强悍的他竟能如此坚韧执着，令我赞叹不已，于是奖励他去他最喜欢的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高三时，学校组织运动会，他说这是大家

“整活儿”的好机会。我从网上给他买了普鲁士盔和蓝马克斯勋章，找了一套黑色制服，他cos成了容克军官，兴冲冲地去学校了。晚上回家，他兴奋地给我看他和他的合影，孩子们有扮成秦始皇的，有cos游戏中美少女的，还有一个孩子穿成了卡通小动物。我们一边看一边指点评论，笑得屋子似乎都跟着微微颤抖起来。

元旦之夜，他想看一部战争老电影《解放》，我就彻夜陪他一起看。我们看了六七个小时，跨年之后，在凌晨3点结束了观影，又意犹未尽地讨论一些细节后，才进入梦乡。

高考前几个月，他每晚回家更晚了。在他打开家门的那一刻，我总是下意识地先去看他的面色——有时一脸疲倦，有时略带失落，有时意气风发。我给他倒好牛奶，削点水果，尽量不说与学习有关的事，而只问学校里、班里有没趣事；有时我还故意聊点八卦，比如年级里现在有几对小恋人之类的。他天真地说出的一二件琐事，让狭窄的房间里瞬间鲜活起来。

他的语文成绩不太理想，作文分数有点低，就让我从网上给他找最鲜活的时政资讯，晚上回家，我们一起研究素材，分析如何用到作文里做事论据，那种共同进步的感觉真的很美好。有时，他回来后，明显不想和我交流，我就知趣地不去搭话。有时，他回家后，只和我说一句“妈，我累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头大睡。临近高考的一个月，我们的焦虑指数都有点提高，他变得又黑又瘦，但我努力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不给他增加任何压力。

终于高考到了，我和另外一个妈妈一起

送孩子们入考场，小心翼翼，又强颜欢笑。他们进考场之后，我俩跌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考试分数终于出来，我和孩子都比较满意。然后，反复研究、斟酌、筛选，花大量时间填报志愿。他被提前批录取到一所遥远的南国大学。当时我们正在外面旅游，接到电话时，我转告他这一好消息，孩子惊喜的眼中迸发出闪亮的小星星。

8月底，我们千里迢迢把他送到了学校，这一阶段的学业有了定数和收尾。再回头比较，无论如何我这三年内心还是不安宁的，日常生活中隐隐的有一个遥远的问题要面对和解决，像是一张洒金生宣上书写，虽然畅快优雅，但是那花纹啊，还是映到眼睛里。

二

第二件大事，是为父母买房。父母以前住在一处老小区，一层，暖气本来就不太热，楼南还建起了30多层的高楼，这样一来房间日照极短。冬天开着空调，再铺上电褥子，穿着毛衣，我爸妈还觉得冷。我早就对这处房子不满意，计划为他们换房子。我留心了好几年，暗暗选定了一个比较适合养老的小区。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就去看房子。现在房价低迷，原来贵不可及的房子，我貌似也可以问津。我当天就相中了一套90多平米的二手房子。但是，用掉自己的全部积蓄也不够，我启齿向父母要钱，谎称是自己想换房子，他们当然愿意帮助我。得到他们的资助后，从交定金到过户，我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真可谓兵贵神速。

四姨夫

□ 白桂云

师傅在城区的边缘曲里拐弯，最后走上一条小路，不一会儿，一小片平房迎面而来，师傅正要问我们去几排几号，妹妹欣喜地叫起来：“姐，你看，四姨夫已经在路边等候我们。天很冷，他的外套都没有系上扣子，可能撂下电话就出来接我们了。四姨的孙子今年18岁，我们算了算，上一次来四姨的这个住处大约是20年前了。

刷着绿漆的铁门还是那样崭新，衬托着贴在门口两侧的对联，红绿鲜明。我觉得似曾相识，想了想，那年是为四姨的儿子结婚营造的喜庆，今天的这个场景，则透露出无限的生机。四姨和四姨夫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不让我们给他拜年。但是看到我们，四姨夫还是很惊喜，他疾步在前边走着，把我们让进屋里。

两间正房不大，只有30多平方米，承载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四姨和四姨夫带着他们的儿子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儿子结婚后搬进了楼房，四姨和四姨夫依然居住在这里。我们带着悲悯的情绪进了屋，室内的环境却让我们心情大好。一尘不染的家具、地面，欢乐绽放的各色绣球花，身穿一件红底花棉坎肩的四姨，脸色红润，表情舒朗。四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病态，虽然她只会发出一个“啊”的音节，但是每一个“啊”都中气十足地配着点头的动作，被呵护的痕迹显而易见。

四姨夫脸上也挂着我们熟悉的微笑，他给我们介绍着家里的生活状况。首先是取暖，这里通过煤改气工程，结束了烧煤的历史，屋里用煤气带空调，实现了恒温，外间做饭没有了烟熏火燎。四姨夫掰着手指数账：他和四姨每人每

年有1200元的取暖费，煤改气还享受国家的补贴，使用液化气管道比原来的“煤气罐”做饭成本降低了一半儿。算完账，四姨夫得出一个结论：“挺幸福的。”四姨夫又算了算入账，四姨病退那年，只有30块钱的养老金，现在已经2000多了。孙子职校毕业后，也找到了工作，一家子现在没有吃闲饭的人。

在替四姨和四姨夫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四姨的家中陈设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水缸，洗脸的盆架，铸铝的洗脸盆以及几件木制家具，透出浓郁的年代感。但是，它们并没有随着主人的老去而陈旧，倒是在悠悠岁月中显示出了被珍惜的模样。我夸赞四姨夫把这些东西保养得好，四姨夫指着一个盆架说：“这个盆架当时是花了五六块钱买的，40多年了。这几年我没有油（刷漆）它，有点长锈了。”说着，四姨夫爱惜地摸了摸盆架的上梁，仿佛做了慢待盆架的事情。

已到古稀之年的四姨夫从行动举止到语言表达都没有悲观沮丧的样子，我们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赞美，尤其是四十多年对四姨的不离不弃。四姨夫平和地说：“在一起了，就得相互照顾。掉个个儿来说，我要是你四姨这样，她也得照顾我不是！”

这是发自内心的善良，没有掺杂任何修饰。我和妹妹对视，脑子里翻江倒海般运转，却没有挑出一句溢美之词。我们放弃了赋予四姨夫“荣誉称号”的想法，把目光放在满满一窗台的绣球花上，在一簇簇翠绿的叶子上面，绽放着红绣球、白绣球、粉红绣球、黄绣球……

开快车的的女孩

□ 刘超

前些日子遇到了一位女孩，萍水相逢的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偶尔想起她，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张圆圆的小脸，整体虽然算不得漂亮、精致，但眼睛却黝黑发亮，小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无限活力。

腊月二十六的晚上，想过年的糖果还未准备，家里零零碎碎的日用品也短缺了一些，正好我家先生有事出门，我便和母亲搭他的车去了城中心的商场。采购完物品已是八点多，母女二人拎着大包小包挪出商场，发现往日车辆排着长队的出租车停靠处空空荡荡。我只好把东西放到脚下，拿出手机搜索打车软件。也许是因为年根下打车的人比较多，近一分钟才有应答，软件上显示司机需要完成上一单后再来接我们，距离不到3公里。我们只好在寒风中耐心地等待，看着地图上的车辆轨迹一点点地靠近。

十来分钟后一辆小小的、浅蓝色的电动汽车停到路边。我有些惊愕，这么萌的车，主人肯定是一位爱美的姑娘嘛，会用来载客吗？疑惑间，核对车号后，我和母亲上了车。司机真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孩，正在打电话，语调高扬，争辩着什么。她侧过身核对过我的手机尾号后，缓缓开动汽车，但左手的电话仍没有挂断，继续争执着。开出几十米后，见她仍没有挂电话的意思，我友善地提醒她，路上人多车多，为了安全，等她把顾客送到目的地后，再把车停到宽敞的地方踏踏实实地打电话。她对着电话喊了一句后，挂断了电话。

街上车水马龙，小姑娘灵活地转动着方向盘，在车流中穿梭。刚刚争执完，但我看不出她情绪激动或是难过。

这个年龄的小姑娘，猜着也就是在和对象吵吵闹闹，过家家一样。为了找个话题缓解自己制止她开车打电话的尴尬，我笑着问了一句：“和对象通电话啊？”小姑娘马上打开了话匣子，笑着说：“嗯。搞对象真没意思，还不如自己过。您说，我自己能赚钱，能养活自己，要对象有啥用？我天天晚上出来开出租，他天天在家打游戏，还三天两头地生气。”我说：“出来开车可不能吵架，情绪激动开车不安全。”小姑娘淡淡地笑着，看

不出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也许是她真的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么年轻的女孩在夜里开快车载客，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姑娘，就由衷地夸了她一句。她说：“没有办法，我爸去世得早，家里剩下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俩。我和对象处了快两年了，结婚时娘家总要陪送嫁妆，我家里条件不好，只有自己挣，下班后开个快车，可以多攒点钱。”听着她云淡风轻地说出这些话，我不由佩服起这个女孩。本该在父母面前撒娇卖萌的年龄，她却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在这个物欲横流、少男少女在父母的庇护下奢靡成风的当下，一个女孩子勤勤恳恳凭自己的辛苦劳作挣钱养家却不妄自菲薄、怨天尤人，实属不易。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这个乐观、要强的姑娘却让我很喜欢。我劝慰她，要和对象好好沟通，不能总生着气开车，要学会爱自己，对自己好一些。

其实，我真的很想和她谈，一辈子很长，找另一半要睁大眼睛，宁缺毋滥，一定要找一个心疼你、在乎你的人，如果遇到一个知道你深夜正在加班开快车挣钱而他却依旧在电话里与你发生激烈争执的男孩，是否继续下去，这需要仔仔细细考量、斟酌。恋爱可以不管不顾，只要我爱、他爱就可以，但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只有找到一个知冷知热、情绪稳定、懂得理解和尊重你的人才会给你和你的家人，给未来的孩子幸福。只追求瞬间轰轰烈烈的爱，忽略掉他对你一贯的不在意，冒冒失失地闯进去，那这桩婚姻就会成为你一辈子的枷锁，少有快乐，多是伤害，因为以后的岁月里会有很多很多你在家独自伤心流泪，而他若无其事地酣睡或不见踪影的夜晚，这样的婚姻是劫难，还不如没有，至少那样不会有枕边人给你带来的痛苦不欲生和绝望。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世间痴情女儿数不胜数，痴情男儿除了容若几不可闻。

读《浮生六记》，蕙质兰心的芸娘真真可惜，遇到落魄晚

荡、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沈复，终贫病而逝。为亡妻韦氏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真的“取次花丛懒回顾”了吗？倒是在百花园中流连忘返了。以一曲扣人心弦的《凤求凰》琴挑卓文君的司马相如，对曾经为了爱情甘愿舍弃奢华、当炉卖酒的妻子也未加珍惜，春风得意后慢慢冷落了她，甚至动了休妻、纳妾的念头，伤心欲绝的卓文君以一首沾满血和泪的《怨郎诗》才唤得负心人归。

比起这些人，纳兰容若的情深不寿令人扼腕，也弥足珍贵。他是康熙朝权臣明珠之子，是皇帝身边的侍卫，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绝世词人，是几百年后仍被世人痴恋的“翩翩佳公子”，但挚爱的妻子卢氏亡故后，钟鸣鼎食、花园锦簇的世界在他的眼里都瞬间失了颜色。他作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读来令人泪雨纵横：“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对于卢氏的离世，容若始终不想、不敢、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他总希望这只是个梦，梦醒之后，卢氏就会巧笑嫣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虽是局外人，但读此词仍“柔肠九转，凄然欲绝”。满篇都是刻骨铭心的哀念，妻子在坟内，而他的世界都是她的影子。

抛开才子佳人，尘世中的夫妻多是时而吵吵闹闹，时而相濡以沫，但日常生活中彼此珍惜、在乎。相处时间久了，曾经的炽热爱恋会逐渐归于平淡，但关爱，在乎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自觉，无须刻意为之，也不会将动听的情话挂在嘴上。头疼脑热时递过来的一碗药，加班回家锅里热着的饭菜，都在诉说着“爱”。没有“在乎”的“爱”不是真的爱，这种爱可能会瞬间热烈，却在短暂的燃烧之后化成灰烬，让你感觉冰冷到打冷战，因为这样的“爱”没有内核。

那个下班后在夜里开快车挣钱的女孩，她遇到的可是真正在乎她的良人？若我认识她的男友，我一定会告诉他，珍惜这个命运多舛却自强不息的女孩吧，当她深夜回到家，请用一碗热汤为她驱散一身寒气和疲惫，用爱让她感觉到家的暖，可好？



二叔的“大水管”

□ 许贵元

前些天，我乘长途汽车回到农村老家看望年迈的老人，正巧碰上与我家有多年“老关系”的二叔来串门儿。他喜出望外地对我说：“爷们儿你来了无论如何也得待几天，晚上先住在我家，我再找几个乡亲陪你喝几盅，乐呵乐呵，聊聊天！什么时候想走，二叔用奥迪把你送回市里！”我欣然答应了。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是一个特别能干、脑瓜灵活、为人实诚正派之人。在当晚的酒桌上，二叔兴致勃勃打开了“话匣子”：“爷们儿呀，二叔不是跟你吹牛，这座二层小楼是咱们村第一个先盖起来的，小汽车全村也是我第一个买的，供全村老少爷们儿洗澡的浴池也是我在村中心的一块废弃地上建起来的。两个孩子也没有给我擦脸，大儿子在北大毕业后接着读研呢，老闺女大学毕业考上了天津的公务员。我们老两口儿在家至今也没闲着，经营着百十来人的纸板厂，效益也不错。”

酒席散后，二叔拉着我的手说：“走，跟我到地下室看看去！”我不知道二叔是啥用意，索性跟他去了。到了地下室，二叔打开了贼亮的吊顶灯，我看到地下室好宽敞啊！足有60平方米，各种生活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也可以住人。二叔走到西墙边把苫布一揭说：“爷们儿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大水管”车子吗？”我新奇地回答。二叔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此时，我顿时想起，小时候，“大水管”车子在农村很常见，还有广泛流传的顺口溜：大水管，小轮盘，蹬一圈，走不点，摔不坏，最保险。它比普通“二八型”的自行车车身长一尺左右，后托架也较长，前后轮子没有挡泥瓦，路上遇到情况，一抬脚往车前轮上一踩就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前轮车轴和手把之间还安装了两根保险叉子，车支子如同八号钢丝一样粗，能驮三四百斤的东西，就是蹬起来速度比轻便自行车慢些。但在坑坑洼洼的农村土路上骑着稳当，坚固耐用，农民都叫它“铁驴子”。二叔指着这辆“大水管”车子沉重地对我说：“爷们儿呀，那时候你还小，不一定记得，就是因为二叔家里穷，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一到开春就发愁缺粮断顿。我通过东借西找，凑了30块钱，咬牙买了这辆“大水管”车子，偷着贩卖点土特产。天一发亮就走，天黑才能赶回来，不敢说个“累”字和“苦”字呀！最不幸的是，当年有人说我用“大水管”搞“投机倒把”，这车子硬是被村干部没收了，后来又还给了我……”

改革开放以后，二叔一直坚持勤劳致富，守法经营。他就认准两条：一是千方百计供孩子念大学，鼓励孩子学业有成回报社会；二是把自己当年投资12万元的纸板厂管理好，多安排一些本村剩余劳力，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这两个目标二叔都实现了。前年，二叔又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建起了4座高规格的蔬菜大棚，种植了西红柿、豆角、黄瓜、西葫芦、草莓、花卉等，他还聘请了2名农业专家，定期前来指导。因此，二叔的大棚在全村效益最好。他逢人就说：“一座大棚就是一个‘小银行’。”在二叔的带动下，目前村里已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户都建起了蔬菜大棚。二叔还自愿发起成立了蔬菜销售协会，聘请村干部当会长，由他负责帮助农民搞推销，建起了销售网络，固定了产品营销渠道。去年他又开通了“带货直播”，线上线下很活跃，菜农们家家安心生产，户户喜在心头，日子越过越好。

随着日子越过越富，二叔把老辈子留下的六间老平房全部“铲”了，就地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搬新楼那天，二叔把家里的老摆设全部卖了“破烂”，重新换上了时尚新潮的家用电器，唯独那辆“大水管”车子他死活不卖，藏进了小楼的地下室，并用苫布蒙盖起来。二婶不解地说：“留着它有啥用，倒占地方，快卖‘破烂’算了！”二叔执意不肯卖，他说这辆“大水管”车子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不能仵儿俩瓜枣就卖喽，留着它是个“念想”！二叔的“大水管”车子就这样在地下室里安详地“站岗”到今天。他偶尔把它搬出来，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兜一圈，让老少爷们儿都知道他还有不趁的老古董。今年正月初一上午，二叔又搬出了那辆“大水管”车子悠悠自在地给乡亲们拜大年。

那天晚上，我住在二叔家里，躺在舒适的床上，感慨万千，思绪绵绵。二叔的坐骑由两个轮子的“大水管”变成了四个轮子的奥迪，住宅由破旧低矮的老平房变成了二层欧式风格的“小洋楼”，他本人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民营企业的老板，这些，无疑记载着二叔和农民们脱贫致富的奋斗足迹，记载着农村变迁的辉煌历史。如今，新时代的农民，正在扬眉吐气、信心满满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快步前进！

